

暗箱

发条青蛙

安河泾水怪

# 那些 忧伤的怪物

《客杂志》· 押沙龙 编

预言家族

在红蟹涌的下半怪

恋爱的犀牛

家驹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淮外借

那些忧伤的时光

零杂志 柳沙龙 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忧伤的怪与兽/零杂志, 押沙龙编.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321-6551-3

I. ①那… II. ①零… ②押…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2093号

责任编辑: 崔 莉

装帧设计: 李 扬

责任督印: 张 凯

书 名: 那些忧伤的怪与兽  
著 者: 零杂志&押沙龙 编

出 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上海市绍兴路50号)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张6.5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1-6551-3/I·5216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故事会** 大众文化  
出版基地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744)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联系电话: 021-64338113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5376981

# 目 录

安河泾水怪/ 郑 然 1

暗箱/ 栗 鹿 25

家鳄/ 石梓元 59

发条青蛙/ 林为攀 81

在红蟹涌的下半昼/ 索 耳 133

恋爱的犀牛/ 陈志炜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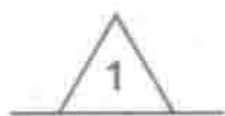
预言家族/ 石梓元 181

# 安河 怪水怪

郑然







安河泾是离我住的地方最近的一条河流,它是长江一股不知名支流的一个分支,那些卷起河底泥沙的江水不停地运动着,顺着存在了几个世纪的河道、沟渠、山涧和瀑布不知疲倦地往前流去。你知道的,但凡是这种无人问津的河流都会被染成浑浊的颜色,漂浮着绿藻和垃圾。安河泾也是如此,它与上游那些注定要流进大海的水脉不同,它平静沉默,像一潭死水(实际上它仍在缓慢地流动),就像所有庞大纷繁的家族总有几个被人遗忘发臭腐烂的私生子一样。作为源头的长江从诞生以来,它的私生子便遍布整个陆地,这其中你无法知道里面藏着多少秘密。

河上有一座桥，他们给它取名叫“安河泾桥”，再没什么比用一条河的名字给桥命名更省力的了。桥是两年前造的，也就是说这两年间，这座桥是这里唯一的建筑物。那时我还没有搬来，在一个名为“金银山”的地方艰难地生活着。我在那里出生，这个世界迎接我诞生的方式并不那么友好，它臭气熏天，垃圾遍地，噪音嘈杂。住在那里的人们将前一天晚上排泄的粪便倒在街上，顺着下水道流进黑暗中，流进我的藏身之处，有些秽物还挂在下水道的隔断上，这让整个街区都散发着难以忍耐的恶臭。尤其是在夏天，炎热裹挟着它们袭击每一个经过它的行人，在度过了无数个被袭击的夏天之后，成年的我终于不愿再容忍它，决定搬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我开始在这个城市里寻找落脚之处，从炎热的北部，一直走到寒冷的南部，最终在拥有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安河泾停了下来。这里人迹稀少，我被这里夜间舒适的风和这条小河吸引，它令我看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我可以在桥上富有规律地爬行，可以倚靠在桥上，闻河水里散发的轻微臭气，我喜欢那股味道。在金银山生活多年，我对臭气产生了依赖，这是我生命中诸多不可更改的命运之一，当我



认清它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金银山加诸在我身上不可磨灭的印记。虽然我受不了那里浓烈的臭气搬了出来,但是在搬来安泾河最初的那几天,我还是产生了戒断反应,是靠着河水里散发的臭气才安全度过了过来。

有一阵子我对桥本身产生了兴趣,这座桥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一座桥,它是一座单拱桥,拱洞的直径几乎与桥的跨度一样长,我有时候怀疑,他们建造这座桥是有军事目的的,水下可能是个隐蔽式的潜艇码头,在夜间,潜艇经过这里,缓缓潜入水下,通过人海口,进入广阔的海洋巡游。我为这个想法而感到兴奋,还花了几个晚上偷偷躲在桥洞下观察,但是却没有任何动静,凌晨三点,安河泾的水面更像一面镜子。

桥的桥面并不像其他桥那样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而是一整块巨石,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巨石来自哪里,他们如何切割它。这些问题我一概不知,我只知道这块石头令我愉悦,但心中又经常起了疑惑,如果我去过埃及,见过狮身人面像和吉萨高原的金字塔,说不定会理解它出现在这儿的原因。这块巨石横亘在安河泾上,每当我经过光滑的桥面,总有种漂浮在湖面的错觉,似乎我摆脱了地

心引力,在这座小河上空上升。现在我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一整块巨石来做桥面了,阳光在这里抵达了终点,被光滑的桥面折射得到处都是,这里似乎形成一个更立体的空间,由碎片一般的光组成,你能躲进任何一个,待上一整天。我庆幸只有我自己发现了这座桥的妙处。为此,我希望独自拥有它。

过桥后,再走一段路,就是我住的地方,一所被废弃很多年的水上乐园。乐园原本属于一个来自南方的商人,他有一艘三桅帆船,龙骨仿造 17 世纪时消失的著名黄金船——“礁石皇后”号(它在最后一次航行中陷入了潮湿的风暴中,至今下落不明)建造。帆船内部以及航行系统、雷达、发动机用最先进的技术打造,商人声称这是一件艺术品,一件杰作,他要用它来款待所有登上他船的人,他将帆船走过的所有航路用大理石交织在刻有世界地图的船厅地板上。所有来船厅参加舞会的客人都能见到它,跳舞时,他们小心翼翼地在经度纬度间腾挪,凡是登上过他船的人都称赞商人拥有一流的品位和高尚的人格。可事实却是他以供人们参观旅游的名义用它进行走私,他在偏远漫长的海岸线将盐与面包、纯净水布施给当地的穷人、乞丐和遭人遗弃的孩子,让他们为他建立雕像,命人为他画像,

传颂他的恩德。他矮小，精瘦，有两撇精心修饰过的胡子，像所有拥有财富的人一样，眼神中透着精明和野心。他载着他的财富和画像顺着热带的洋流一路来到了这里，在这里向所有人宣布，将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水上乐园，所有不快乐的人在这里都将获得赦免。可乐园快要造好的时候，资金链断裂，商人便失踪了，那艘三桅帆船也跟着消失了。他们似乎一夜之间蒸发了，没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安河泾的水上乐园便被弃置在这荒野中，日复一日。

当我来到这里时，立刻爱上了它，这里太适合我这样的异类居住，住在这里没有人会打扰我，我将自由自在地按照我的方式生活。这里与金银山不同，金银山狭小逼仄，人与人之间没有秘密，更不存在敬畏与恐惧，在那里，活下去才是所有人的信仰。而在这里，当太阳升到空中，流火四溢，我躲在乐园建筑的阴影中贪凉时，我尝到了某种与金银山不一样的东西，它根植于更古老的历史中，那里存满了人类在面对未知时的本能，足以让我不受人类打扰，好好地在这里度过安静的一生。

晚上，我会回到商人的办公室（现在那里成为了我的卧室），办公室是一座拱券式结构的房子，四

根立柱支撑着它,抬头就可以看到穹顶,上面绘着魔鬼,天使,以及整个乐园的建造草图,从穹顶一直延伸到墙壁上。而四面墙壁都被巨大的书架遮住,上面的书和装饰品都是商人在外经商远航时,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有些书中的语言已经灭绝很久了,书页破损不堪,书角重叠着被人翻过早已干透的油膩膩的指纹。我研究了一会儿,确定无法读懂它们,便将它们放回原处。还有一些书上面记录着奇形怪状的星辰和复杂的计算公式,有些我认出来了,是一些经纬度,但我无法真正明白它的含义,或许是商人藏匿宝藏的地方,也可能是他航行时的补给点,也许我永远无法得知这些东西后面隐藏的秘密。我在商人的储藏间里,发现了一整排大小不一的器皿,里面都是一些奇异生物的标本,浑浊的福尔马林令它们透着绿光,商人一定是在仓促间离去的,要知道,将它们全部带走可是个大工程,我看见有些格子里空着,他一定只带走了他特别喜爱的几个罐子。在海上,孤独常常会侵袭那些敏感的人,令他们发疯或使他们的语言能力退化,他们只用低沉的眼神交流,你只消看一眼就能从人群中分辨出他们。我明白像商人这样的人总有办法抵挡这种来自海上的危险,比如这间储藏室,它将他内心所

有的孤独都释放在里面。

我经过一排又一排的陈列架,仔细观察了每一个罐子里的生物,有一些是热带岛屿上空盘旋的鸟类,它们仍旧保持着坠落时的姿势,有一些是深海的鱼类,散发着海底的幽暗,我喜欢它们的尖牙,也许是我自身的原因,我对于进化充满了兴趣,我盯着那些尖牙想象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变换不同的形状。这些罐子基本涵盖了所有生物界的物种,还有些前所未见的生物,这令我感到兴奋,我穿行于这些罐子之间,试图找到一些与我诞生有关的线索,可我将所有罐子仔细找了好几遍,仍旧毫无线索。于是我将希望放在了商人带走的那几个罐子上,我总觉得这个乐园,这间满是标本的房间并非无意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它带来了某种指示,某种答案,在这方面,我有着过人的预感。

在我来到这个乐园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同类这件事,至少我从没抱过这样的希望。迄今为止,哪怕我翻阅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所有有关自然界生物的门类、纲类、属类相关的所有书籍,我都没有找到我的族群和归属,我的父母,哦,或许他们从未存在过,我只是从金银山那个糟透了的地方凭空诞生的一只怪物。我是那仅有的百万

分之一,是所有偶然巧合的碰撞才塑造了我,一个没有过去也不见得未来的水怪。但我至少活了下来,对于金银山的人来说,活下来是最重要的,活下来意味着你仍旧可以饱含激情地对待每一件事,意味着你可以牺牲除此之外的一切,人类的这种本能充满了自欺性,他们喜欢那些虚假的希望,用来装点他们早已麻木的心灵。



我对乐园的所有权,在一伙钓鱼的中年人到来后打破。起初我以为他们只是临时来这里垂钓,第二天就会离开,并且不会再记得这里。可我想得太简单了,第二天,第三天,此后的每一天,他们都来这里垂钓,他们用钳子破坏了乐园外围的铁丝网,钻了进来,将铁钩凿进泥土里,用来固定鱼竿的位置,他们肆无忌惮地在乐园的水池边支起帐篷,喝酒大笑。这于我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侵犯行为,打破了乐园、河与我之间原本融洽的关系。我知道我必须赶走他们,我不喜欢他们,这些中年人的身上散发着行将衰老的臭气,那是过度使用时间

的副作用,就和借了高利贷一样,期限一到,你总要偿还点什么。绝望早已渗透了他们的躯体,我只消轻轻嗅一下经过他们身边的空气便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

我曾经吃过一个落水的年轻人,那时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在河流中像只无头苍蝇般乱窜。这时候头顶的水面炸开一朵花,我知道有东西掉下来了,便游了上去,那是个男孩,20岁上下的样子。如果换作是几天前,我或许会问问他为什么掉了下来,但是现在,我急需填饱我的肚子,便将他完整地吞了下去。一开始,我感到我的胃里充盈着饱胀的幸福感,但渐渐开始被恐惧填满,那种恐惧只有年轻人才拥有。哦,真是一个傻孩子,我这样想着,不过他好歹救了我的命,我出于感激(并非有意让他身首分离),在事后将他的颅骨保留了下来,至于其余的部分,我将它们埋在了河床底下。如果幸运的话,很多年之后,当地壳再一次运动,河水缓缓褪去,露出崎岖的地层表面,它们会作为化石重现于世。

我将他的颅骨带回了家,用来装饰我的书案,它更像某种战利品,意味着荣耀,残酷的终结。在千百年的战争中,战士们手握屠刀将敌人的首级割

下,把它们做成酒杯、饰品,带回家乡,在死去前的漫长岁月中,他会不断告诉你,他拥有多少敌人的头颅和从未离去的噩梦。

是的,如今的我感受到了那股古老的气息,我用清凉的河水为年轻的头骨清洗它的污渍,仔细端详它坚硬的纹路。要知道当我明白我与人类不同,是一只水怪后(我是这么称呼自己的),便失去了对人类骸骨的敬畏,身体某些器官的进化,令我丧失了对恐怖的感受,甚至可以说,我感到我自己就是恐怖本身。每当午后,乐园的水面上泛起粼光时,我总是沿着伸进屋子里的枝桠,爬到参天的树冠顶端晒太阳。我喜欢这时候思考一些事,比如身份、同类,那些令人感慨又虚无的东西。它们总是提醒我,我是谁,我该做什么。在这一点上,我想我继承了人类的某些焦虑和多愁善感的特征,哦,一只忧伤的水怪,这真是个笑话,我不敢再这样想象下去。不过这让我怀疑,我至少有一半人类的血统,毕竟我虽然长着鳍,全身覆盖着鳞片,可是我能直立行走,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分辨这个世界的色彩。每当我抱怨生活,想毁掉自己时,是缤纷的色彩平息了我心中的愤恨,让我安然活到了现在。

此时,我趴在树冠上,从树上可以看到整个乐



园的景象,左侧是一片破败的棕榈树林,商人将它们的种子从热带带到了这里,它们像他期望的那样长成了树,充满异域风情,在风中成片地摇晃,引诱那些啧啧称奇的游客。而此刻,它们宝剑一般锐利的叶子失去了光泽,在无人知晓的黎明断裂。树林一旁原本是水上游乐场,有巨大的圆柱形的滑梯,陡峭的跳水台和海盗船模型,那里本应该充满了笑声和尖叫,如今那里只剩下一摊发臭的死水、建筑材料和漂浮在上面的垃圾,以及一万年也不会降解的塑料玩具,它们在夜晚会变成若干阴影,顺着夜间的风游荡于其中,就连我也不愿意再到那里去。右边是餐厅,入口做成了某个卡通形象的脸,夜晚降临的时候,风从它的口中穿过,你能听见类似阴冷幽魂的叹息。我觉得这是整个乐园最失败的设计,我甚至觉得乐园之所以荒废,很大程度是因为这张脸。它令人不安,带着一种看穿一切的表情注视着每一位来这儿的游客,显然,这不会博得游客们的好感,更不会让他们顺从地将钱掏出钱包。

那天午后,下了一场暴雨,可三个中年人仍旧如约而至,他们熟稔地经过铁丝网,披着雨衣坐在属于他们的位置,挂上鱼饵,抛出完美的弧线,鱼漂从水面浮上来。我实在忍无可忍,便潜伏在水底,